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一百十七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舉人臣汪師曾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卷一百十七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一百十七

祭先聖先師

蕙田案古者立學必祭先聖先師所以報本反

始崇德而勸學也其禮有三曰釋奠曰釋幣曰

釋菜釋幣告祭用之禮不常行常行之禮釋奠

釋菜而已宋歐陽子曰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釋奠有樂無尸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此可見釋奠禮重而釋菜禮輕矣自釋菜之禮亡於唐宋間學官所舉惟略存釋奠之儀耳古者四時常祭止及先師惟始立學及釁器告祭等乃及先聖說者謂先師親而不尊不嫌於數先聖尊而不親不嫌於疏故也後世之祭則每以先師配先聖而祭則俱祭矣至先聖先師之稱攷之

經傳未嘗舉其人以實之其先聖則長樂劉氏
謂虞庠以舜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膠以文王
也其先師則康成所謂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禮
有高堂生樂有制氏也此恐亦臆度之詞而未
必然也漢魏以還或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
師或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誠如長孫無
忌所云顏回夫子互作先師宣公周公迭為
先聖者至貞觀時始欲定以孔子為先聖顏

回為先師雖一變於永徽而旋復於顯慶自此而後千年莫改而封爵之崇謚號之美籩豆之加登歌之盛冕旒之數代增世益至於用天子之禮樂而後稱其德焉蓋名曰釋奠而祭儀實與大祀埒矣至嘉靖間又於文華殿有聖師之祭此則於學校之外重出者也今取學宮之祭與周禮所云死為樂祖祭於瞽宗之義合者俱入此門而封謚器數之遞

加配食崇祀之增損各詳載始末以備參考

若夫闕里之尊崇褒成之奉祠雖亦出於崇

儒尊聖之盛心而無關於東序虞庠之秩節

別為一卷以附其後云

周禮春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

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

祭於瞽宗注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若舜命夔典樂教冑子是也死則以為樂之祖神而祭之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泮宮周學也以此觀之祭於學宮中　疏祭樂祖必於瞽宗者案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

太師詔之瞽宗以其教樂在瞽宗故祭樂祖還在瞽宗彼雖有學干戈在東序以誦弦為正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則學禮樂在瞽宗祭禮先師亦在瞽宗若然則書在上庠書之先師亦祭於上庠其詩則春誦夏弦在東序則祭亦在東序也

林氏之奇曰祭於瞽宗記所謂春夏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之是也

呂氏祖謙曰設教受教當知無窮意思若死則配食於樂祖祭於學校使天下常不忘所謂君子以教思無窮者也

禮記祭義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注西學周小學也先賢有道德王所使教國子者 疏以先賢有德故祀之令諸侯尊敬有德此小學鄭注云周小學則周之

小學在西郊王制云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是也

蕙田案先賢兼先聖先師在内

右統論祀先聖先師

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注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為之也不言夏夏從春可知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　疏官謂詩書禮樂之官者謂所教之官也若春誦夏弦則太師釋奠也教干戈則小樂正樂師等釋奠也教禮者則執禮之官釋奠也皇氏云其教雖各有時其釋奠則四時各有其學備而行之引周禮大司樂

文證樂之先師也後世釋奠祭之然則禮及詩書之官有道有德者亦使教焉死則以為書禮之祖後世則亦各祭於其學也以大司樂掌樂故特云樂祖其餘不見者周禮文不具也億是發語之聲言此等之人亦可以為先師也以其三時釋奠獨不言夏故言夏從春可知也以其釋奠直奠置於物無食飲酬酢之事故云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釋奠所以無尸者以其主於行禮非報功也

魏氏了翁曰傳者謂各於所習之學祭先師夫周公孔子非周魯之所得而專也而經各立師則周典安有是哉古者民以君為師仁鄙壽夭君實司之而臣則輔相人君以師表萬民者也自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則未有不生都顯位没祭大烝者此非諸生所得祀也自君師之職不修學校廢井牧壞民散而無所係於是始有師弟子羣居以相講授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

有師不能以相通則秦漢以來為士者斷不若是之隘也此亦可見世變日降君師之職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矣然而春秋戰國之亂猶有聖賢為之師秦漢以來猶有專門為之師故所在郡國尚存先師之號奠祠於學故記人識於禮而傳者又即其所見聞以明之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 注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者也先聖周公若孔子 疏諸侯言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則天子始立學亦釋奠於先聖先師也天子云四時釋奠於先師不及於先聖者則諸侯四時釋奠亦不及先聖也始立學云必用幣則四時常奠不用幣也天子立虞夏商周四代之學若諸侯止立時王一代之學有大學小學耳云先聖周公若孔子者以周公孔子皆為先聖近周公處祭周公近孔子處祭孔子故云若立學為重故及先聖常奠為輕故惟祭先師此經始立學故奠先聖

先師

陳氏祥道曰德之小者親而不尊故其祭數故四時釋奠止於先師德之大者尊而不親故始立學乃祭

先聖

劉氏彝曰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虞庠則以舜為先聖夏學則以禹為先聖殷學則以湯為先聖東膠則以文王為先聖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天子立學之法也

欽定禮記義疏鄭於先師惟以漢人為比於先聖言周公若孔子於下有國故言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所謂先聖先師大約係能教之人

未必是帝王且地異而時不同未必定某為先聖某為先師如劉氏說也記曰祀先賢於西學賢者師與聖之統名其祀之總在西學又未必五學各有一先聖數先師也唐初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後從房喬議改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至明嘉靖改孔子為至聖先師而先聖先師合為一矣至三皇五帝唐元宗嘗立廟京師元成宗立三皇廟於府州縣嘉靖間於文華殿奉皇師伏羲神農軒轅帝師堯舜王

師禹湯文王皆南向先聖周公先師孔子東西向則先聖先師之號又分然而孔子之祀自國學以及天下州縣皆行而聖師惟春秋開講親行釋奠禮用羮酒果脯束帛而已其輕重迥不侔也

及行事必以幣疏皇氏云行事必用幣謂禮樂器成及出軍之事其告用幣而已按釁器用幣下別具其文此行事必用幣繫於釋奠之下皇氏乃離文析句其義非也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注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疏此謂諸侯之國釋奠之時若已國無

先聖先師則合祭鄰國先聖先師謂彼此二國共祭此先聖先師故云合也非謂就他國而祭之當遥合祭耳若已國有先聖先師則不須於鄰國合也故云有國故則否

陳氏祥道曰必有合合舞與聲有國故則否與國有大故去樂意同

朱子曰以下文大合樂攷之有合當為合樂國故當為喪紀凶札之類

蕙田案周禮大胥春合舞秋合聲故曰必有合當以朱子陳氏説為長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　疏凡者非一之詞其月令季春大合樂則亦在其中以其文自明故鄭不引之耳周禮大胥春合舞秋合聲雖無天子視學之文又月令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則明春合舞秋合聲之時天子亦親往也

陳氏祥道曰視學養老皆同日也鄭氏謂用其明日誤矣

葉氏夢得曰天子一入學而所教者三釋奠以教重道合樂以教崇德養老以教致孝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注早昧爽擊鼓以召衆也　疏大猶初也

昕猶明也徵猶召也凡物以初為大以末為小必知早昧爽者以云衆至然後天子至若其盛明始召學士則晩矣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注興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為彼報也　疏天子既至乃命遣有司行此釋奠之事有司詩書禮樂之教官也註云舉常禮者此謂因大合樂之時在虞庠之中祭先師先聖也若四時常奠各於其學之中又不祭先聖也云視學觀禮耳非為彼報也者解天子不親釋奠之意所以視學者觀看有司行禮耳非是為彼學學士報先聖先師也有司卒事反命注告祭畢也

王制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註定兵謀也　出征執

有司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註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在泮獻馘　疏按大胥職云春入樂舍菜合舞文王世子亦云釋菜鄭註云釋菜禮輕也則釋菜則惟釋蘋藻而已無牲牢無幣帛文王世子又云始立學者既釁器用幣註云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此則徒用幣而無菜亦無牲牢也文王世子又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是釋奠者謂釋奠之禮以獻俘馘故云釋菜奠幣言釋奠之時有牲牢又有幣帛無用菜之文熊氏以此為釋菜奠既有牲牢菜幣兩有今按註云釋菜解經中釋字奠幣解經中奠字又云禮先師不云祭先師則似訊馘告之時但有菜幣而已未必為釋奠有牲牢也於事有疑未知孰是故備存焉然則釋菜奠幣皆告先聖先師此直云先師文不具耳

詩魯頌泮水矯矯虎臣在泮獻馘疏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是將出則謀於學而後行反則禮先師以告克故僖公既伐淮夷而又在泮宮獻馘也

何氏楷曰魯有四代之學先代之學尊魯得立之示存古法而已其行禮之飲酒養老兵事之受成告克當於周世之學在泮宮也司馬光云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陳祥道云諸侯視學之禮葢有同於天子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此養老也在泮獻馘此以訊馘告也

陳氏禮書奠者陳而奠之也鄭氏曰釋奠者設薦饌

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事賈公彦曰奠之為言停停饌具而已考之儀禮聘賔歸至於禰薦脯醢觴酒陳陳者所以奠之也則釋奠設薦饌酌奠而已可知也特牲饋食奠觶於尸未至之前則釋奠無迎尸可知也古者釋奠或施於山川或施於廟社或施於學周官大祝反行舍奠甸祝舍奠於祖廟此施於山川廟社者也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於先師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興

秩節祭先聖先師適東序釋奠於先老王制出征執

有罪反釋奠於學此施於學者也山川廟社之祭不

止於釋奠學之祭釋奠而已賈公彦曰非時而祭曰

奠此爲山川廟社而言之也學之釋奠則有常時者

有非時者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

亦如之鄭氏曰不言夏夏從春可知此常時之釋奠

也凡始立學天子視學出征執有罪反以訊馘告必

釋奠焉此非時之釋奠也釋奠之禮有牲幣有合樂

有獻酬大祝造於廟宜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反則釋奠此告祭也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文王世子凡始立學釋奠行事必以幣此釋奠有牲幣之證也文王世子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此釋奠者合樂之證也聘禮觴酒陳席於阼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此釋奠有獻酬之證也然山川廟社之釋奠皆有牲幣學之釋奠非始立學則不必有幣也學之釋奠有合樂則山川廟社不必有合也聘賓釋

奠有三獻則天子諸侯之於山川廟社不止三獻也

凡始立學與天子視學釋奠先聖先師四時則釋奠先師而已文王世子謂春釋奠於先師鄭氏釋王制亦謂釋奠禮先師其說是也然鄭氏以王制之釋奠為釋菜奠幣以文王世子之釋奠者必有合為與鄰國合孔頴達以學記之釋菜為釋奠其說誤也

右釋奠

禮記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興當為釁字之誤也禮樂之

器成則釁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然後釋菜註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有時將用也不舞不授器註釋菜禮輕也釋奠則舞舞則授器司馬之屬司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乃退儐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註言乃退謂得立三代之學者釋菜於虞庠則儐賓於東序魯之學有米廩東序瞽宗也疏前用幣告其器成後釋菜告其將用凡釋奠禮重故作樂時須舞乃授舞者所執干戈之器今其釋菜之時雖作樂不為舞也亦既不舞故不授舞者之器釋菜虞庠既畢乃從虞庠而退儐禮其賓於東序之中其禮既殺惟行一獻無介無語如此於禮可也前用幣直云告器成此釋菜云告器成將用則兩告不同也熊氏云用幣則無菜用菜則無幣皇氏云用幣釋菜祇是一告其義恐非也按四時釋奠不及先聖知此用幣及釋菜及先聖者以上文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此文亦云始立學既釁器用幣

釋菜亦及先聖也以其始立學及器新成事重於四時常奠也凡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於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此釁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幣惟一也從釁器以來皆據諸侯之禮故云始立學諸侯惟立時王之學何得云得立三代之學得有夏之東序謂諸侯有功德者得立三代之學若魯國之比東序於虞庠相對東序在東虞庠在西既退儐於東序明釋菜在於虞庠

欽定禮記義疏用幣或君親之或有司為之釋菜則學子之事考祭則有尸有牲有幣有樂釋奠則無尸釋幣併無牲釋菜併無幣然脯醢之屬未嘗無也然不

言脯祭而曰釋菜者或取其新且潔與

周禮春官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註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舍即釋也采讀為菜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　疏釋菜禮輕故不及先聖也其先師者鄭註文王世子云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知菜是蘋蘩之屬者詩有采蘋采蘩皆菜名言之屬者周禮又有芹茆之等亦菜名也秋頒學合聲註春使之學秋頒其才藝所為合聲亦等其曲折使應節奏疏頒分也分其才藝高下

黄氏曰樂師教舞帗羽干旄皇人未嘗合也大胥春始入學合而教之

鄭氏鍔曰月令春入學合舞秋入學習吹學兼二義皆學宮也蓋周家建五學其中謂之辟雍水南曰成

均水北曰上庠水東曰東序水西曰瞽宗春令學士始入學所入者辟雍也總處於此以觀其能至秋則所觀者已久知其所宜矣於是分而處之宜學禮者處之瞽宗宜學書者處之上庠宜學干戈者處之東序宜學語者處之成均非惟不分學字以為二義又合周家立學之制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命樂正入學習舞註為仲春將釋菜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注樂正樂官之長也命習舞者萬物始出地鼓舞也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夏小正曰丁亥萬舞入學

疏此仲春習舞則大胥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據人所學謂之習舞節奏齊同謂之合舞此亦謂之大合樂故文王世子大合樂註春舍菜合舞秋頒樂合聲自是春秋常所合樂也孟春習舞及仲春習舞及仲丁習舞併季春合樂皆在太學仲春釋菜合舞季春大合樂皆

天子親往餘則不也註云將舞必釋菜於先師者以經文習舞釋菜文在於後恐習舞釋菜共是一事故云將欲習舞必先釋菜必知然者以釋菜之時不為舞也故文王世子云釋菜不舞不授器是知釋菜無舞也知必先有釋菜者以大胥云舍菜合舞舍即是釋故知釋菜在合舞之前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注順時達物也

陳氏澔曰必用丁者以先庚三日後甲三日也習舞釋菜謂將教習舞者則先以釋菜之禮告先師也

高氏誘曰初入學官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贄神也周禮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此之謂也

欽定禮記義疏鄭注菜如字高氏則菜為采高氏蓋依

呂氏本也然儀禮只有釋幣而無釋菜之文高以釋

采即釋幣是屈儀禮以從呂也惟是月令原本呂氏說故尚可存之若謂他經皆可作采亦並為釋幣之說則未可信也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註皮弁天子之朝服也祭菜禮先聖先師菜謂芹藻之屬　疏熊氏曰始教謂始立學教皮弁祭菜者謂天子使有司服皮弁祭先聖先師以蘋藻之菜也崔氏云著皮弁祭菜蔬並是質素示學者以謙敬之道矣熊氏以註禮先聖先師之義解經謂始立學也若學士春始入學惟得祭先師故文王世子云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皇氏謂春時學士始入學恐非

陳氏澔曰始教學者入學之初也有司衣皮弁之服祭先師以蘋藻之菜示之以尊敬道藝也

吳氏澄曰古者始入學必釋菜於先聖先師故大學始初之教有司先服皮弁服行釋菜禮葢示學者以敬先聖先師之道也常服元冠今加服皮弁芹藻之菜簡質而潔皆示敬也

呂氏大臨曰釋菜之禮禮之至簡者也皆不在多品貴其誠也其用有三每歲春合舞則行之月令云仲春命樂正合舞舍菜也始立學則行之文王世子云既興器用幣然後舍菜是也始入學則行之學記云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陳氏禮書周禮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學記皮弁祭

菜示敬道也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然則釋菜之禮猶摯也婦見舅姑其摯也棗栗腶修若沒而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其摯也束脩若禮於先師則釋菜大胥釋菜合舞而文王世子釋菜不舞不授器者以釋奠既舞故也士喪禮君視斂釋菜入門喪大記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釋菜於門內占夢季冬乃舍萌於四

方舍萌釋菜也則釋菜之禮豈特子弟之見先師婦之見廟而已哉婚禮有奠菜儀弟子之見先師其儀葢此類歟鄭氏謂婚禮奠菜葢用菫入學釋菜蘋藻之屬始立學釋菜芹藻之屬葢以泮宫有芹藻子事父母有菫荁故有是説也菜之為摯則菜而已釆蘋教成之祭毛氏謂牲用魚芼之用蘋藻則詩所謂湘之者芼之也與釋菜異矣

右釋菜

後漢書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郡縣行鄉飲酒禮於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

右漢

三國魏志齊王紀正始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顔淵配　五年五月癸巳講尚書經通使太常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顔淵配賜太傅大將軍及侍講者各有差　七年冬十二月講禮記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顔淵配

右三國

晉書禮志禮始立學必先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用幣漢世雖立學斯禮無聞魏齊王正始二年二月帝講論語通五年五月講尚書通七年十二月講禮記通並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顔回配

邱氏濬曰按此以顔子配享之始亦漢以來釋奠之禮始見於此前此祠孔子者皆於闕里至是始行於

太學

武帝泰始三年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

武帝本紀咸康元年二月甲子帝親釋奠

穆帝本紀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壬申親釋奠於中堂

孝武帝本紀寧康三年九月帝講孝經冬十月癸巳帝釋奠於中堂祠孔子以顔回配

禮志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講孝經通咸寧三年講詩通太康三年講禮記通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講論語

通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太子並親釋奠以太牢祀孔子以顔回配成帝咸康元年帝講詩通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通孝武寧康三年七月帝講孝經通並釋奠如故事穆帝孝武並權以中堂為太學宋書禮志魏齊王正始中齊王每講經使太常釋奠於先聖先師於辟雍弗躬親晉惠帝明帝之為太子及愍懐太子講經竟並親釋奠於太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庶子進爵於顔回成穆孝武三帝亦皆親釋奠孝武時

以學在水南懸遠有司議依升平元年於中堂權立行太學於時無復國子生有司奏應須復二學生百二十人太學生取見人六十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奏可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

右晉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四月皇太子講孝經通釋奠國子學如晉故事

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采晉故事官有其注祭畢太

祖親臨學宴會太子以下悉預

南齊書世祖本紀永明三年冬十月壬戌詔曰皇太子長懋講畢當釋奠王公以下可悉往觀禮

禮志武帝永明三年詔立學創立堂宇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尚書令王儉議周禮春入學釋菜合舞記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學必釋奠先聖先師中朝以來釋菜禮廢今之所行釋奠而已

金石俎豆皆無明文方之七廟則輕比之五祀則重陸納車允謂宣尼廟宜依亭侯之爵范甯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爲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宜備帝王禮樂此則車陸失於過輕二范傷於太重喻希云若王者自設禮樂則肆賞於致敬之所若欲嘉美先師則須所況非備尋其此說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弘教推以師資引同上公即事惟允元嘉立學裴松之議應倂六佾以郊樂未具故權奏登歌今金石已備宜設軒懸之

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其冬皇太子講孝經
親臨釋奠車駕幸聽
　邱氏濬曰按釋奠用六佾軒懸之樂始此
隋書禮儀志梁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周捨議以為釋
奠仍會既惟大禮請依東宮元會太子著絳紗襮樂用
軒懸預升殿坐者皆服朱衣帝從之又有司以為禮云
凡為人子升降不由阼階案今學堂凡有三階愚謂客
若降等則從主人之階今先師在堂義所尊敬太子宜

登阼階以明從師之義若釋奠事訖宴會之時無復先
師之敬太子升堂則宜從西階以明不由阼義吏部郎
徐勉議鄭玄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宮室既異無不
由阼階之禮請釋奠及宴會太子升堂並宜由東階若
輿駕幸學自然中陛又檢東宮元會儀注太子升崇政
殿不欲東西階責東宮典儀列云太子元會升自西階
此則相承為謬請自今東宮大公事太子升崇政殿並
由阼階其預會賓客依舊西階

梁元帝釋奠祭孔子文粤若宗師猗歟乃聖惟岳降神惟天所命上善如水至人若鏡

祭顔子文欽哉體一亞彼至人乍分介石時知落鱗不先稱寶席上為珍致虚守静曲巷安貧欽風味道其德有鄰

陸倕釋奠祭孔子文於惟上德是曰聖真克明克峻知化窮神研幾善誘藏用顯仁利同道濟成俗教民道尊功倍德溥化光離經辨志濟濟洋洋

陳書杜之緯傳中大同七年梁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時樂府無孔子顔子登歌詞尚書參議令之緯製其文伶人傳習以為故事

陳書宣帝本紀大建三年秋八月辛丑皇太子親釋奠於太學二傅祭酒以下賚帛各有差

後主本紀至德三年十一月已未詔曰宣尼誕膺上哲體資至聖祖述憲章之典並天地而合德樂正雅頌之奥與日月而偕明垂後昆之訓範開生民之耳目梁季

湮徵靈寢忘處鞠為茂草三十餘年敬仰如在永惟愾息今雅道維熙由庚得所斷琴故履零落不追閲笥開書無因循復外可詳之禮典改築舊廟蕙房桂棟咸使惟新芳蘩潔潦以時饗奠十二月辛卯皇太子出太學講孝經戊戌講畢辛丑釋奠於先師禮畢設金石之樂會宴王公卿士

右宋齊梁陳

北魏書太祖本紀天興四年二月丁亥命樂師入學習

舞釋菜於先聖先師

世宗本紀始光三年二月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顔

淵配

肅宗本紀正光元年春正月乙酉詔曰建國緯民立教

為本尊師崇道兹典自昔來歲仲陽節和氣潤釋菜孔

顔乃其時也有司可豫繕國學圖飾聖賢置官簡牲擇

吉備禮

正光二年二月癸亥車駕幸國子學講孝經三月庚午

帝幸國子學祀孔子以顔淵配

隋書禮儀志後齊將講於天子先定經於孔父廟置執經一人侍講二人執讀二人擿句二人録義六人奉經二人講之旦皇帝服通天冠元紗袍乘象輅至學坐廟堂上講訖還便殿改服絳紗袍乘象輅還宫講畢以一太牢釋奠孔父配以顔回列軒懸樂六佾舞行三獻禮畢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升阼即坐宴畢還宫皇太子每通一經亦釋奠乘石山安車三師乘車在前三少從

後而至學焉

後齊制新立學必釋奠禮先聖先師每歲春秋二仲常行其禮每月旦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上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孔揖顔日出行事而不至者記之為一負雨霑服則止學生每十日給假皆以景日放之郡學則於坊内立孔顔廟博士以下亦每月朝云

文獻通考張憑議曰不拜顔子者按學堂舊有聖賢

之象既備禮盡敬奉尼父以為師而未詳顔子拜揖之儀臣以聖者君道也師者賢臣道也若乃堯舜禹於君位則稷契與我並為臣矣師玄風於洙泗則顔子吾同門也夫大賢恭已既揖讓於君德回也如愚豈越分於人師哉是以王聖佐賢而君臣之義著拜孔揖顔而師資之分同矣

邱氏濬曰按此後世朔日行禮之始今制有朔望行事之禮此其權輿歟

周書武帝本紀天和元年秋七月壬午詔諸胄子入學但束修於師不勞釋奠釋奠者學成之祭自今即為恒式

宣帝本紀大象二年二月丁巳帝幸露門學行釋奠之禮

右北魏北齊北周

隋書禮儀志隋制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每年別一行鄉飲酒禮州郡學則以春秋仲

月釋奠州郡縣亦每年於學一行鄉飲酒禮學生皆乙
日試書景日給假焉

隋牛弘先聖先師歌經國立訓學重教先三墳肇冊
五典留篇開鑿理著陶鑄功宣東膠西序春誦夏弦
芳塵載仰祀典無愆

右隋

舊唐書高祖紀武德二年六月戊寅令國子學立周公
孔子廟四時致祭

闕里志武德二年詔曰大德必祀義存方冊達人命世流慶後昆爰始姬旦匡翊周邦創設禮經大明典憲啟生民之耳目窮法度之本原粵若宣尼天姿睿哲四科之數歷代不刊三千之徒風流無斁惟兹二聖道濟生人尊禮不修孰明褒尚宜命有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

唐書高祖本紀武德七年二月丁巳釋奠於國學

冊府元龜武德七年二月詔曰釋奠之禮致敬先師鼓

篋之義以明遜志比多闕略更宜詳備仲春釋奠朕將親覽所司具為條式以時宣下是月丁巳帝幸國子監親臨釋奠

唐書禮樂志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七年高祖釋奠焉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

蕙田案前此之祭先聖先師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其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至此始有明文然則自三國以來其以周公

為先聖者或偶一為之故不恒見歟

舊唐書禮儀志武德七年二月幸國子學親臨釋奠引道士沙門有學業者與博士雜相駁難久之乃罷

蕙田案孔子云道不同不相為謀又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是故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今也不惟不能距之闢之放之

反引佛老二氏與吾徒相辨論烏覩所謂崇儒尊聖者乎高祖於是乎失禮矣

唐書禮樂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元齡博士朱子奢建言周公尼父俱聖人然釋奠於學以夫子也大業以前皆孔丘為先聖顔回為先師乃罷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顔回配

文獻通考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元齡等建議武德中詔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為周

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夫子故晉宋梁陳及隋大業故事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歷代所行古今通允伏請停祭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詔從之

玉海貞觀二年停以周公為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式稽舊典以仲尼為先聖顏子為先師俎豆干戚之容始備魯哀公十七年立孔子廟於故宅閥千餘載未嘗出闕里漢儒所謂立學釋奠未知先聖先

師為誰自戴記之外無聞迨魏齊王晉武帝釋奠於
學雖昉見簡冊而未有原廟也唐武德二年廟周孔
於冑監至貞觀定孔子為先聖而黜周公牲牢祭幣
日增月益
邱氏濬曰案至是始定以孔子為先聖顔子為先師
蕙田案邱氏之説似矣而猶未核也觀長孫
無忌等奏云庠序置奠本緣夫子故晉宋梁
陳及隋大業故事皆以孔子為先聖顔回為

先師歴代所行古今通允則知六朝以還皆以孔子為先聖矣特一改其制於武德而旋復於貞觀再改其制於永徽而再復於顯慶耳夫云定者一成而不變之詞也乃貞觀之制行之未久至高宗永徽間而復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矣何定之有迨至顯慶一復其規夫而後孔子之為先聖歴千餘年而不變耳故謂定制於高宗顯慶之時則可謂

定制於太宗貞觀之初則不可

唐書禮樂志貞觀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

蕙田案此州縣立孔廟之始

太宗本紀貞觀十四年二月丁丑觀釋奠於國學

舊唐書禮儀志貞觀十四年二月丁丑太宗幸國子學親觀釋奠祭酒孔穎達講孝經

唐書儒林傳貞觀十四年召天下惇師老德以為學官又數臨幸國子學觀釋菜廣博舍二千百區益生

員至三千二百自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坌集京師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並遣子弟入學鼓笥踵堂者凡八千餘人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

太宗本紀貞觀二十一年二月丁丑皇太子釋菜於太學

禮樂志皇太子釋奠自為初獻以祭酒張後允亞獻光州刺史攝司業趙弘智終獻

舊唐書禮儀志貞觀二十一年詔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元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賈逵總二十二座春秋二仲行釋奠之禮初以儒官自為祭主直云博士姓名昭告於先聖又州縣釋奠亦以博士為主敬宗等又奏曰按禮記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鄭注云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彼謂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儒官釋奠各於其師既非國家行

禮所以不及先聖至於春秋二時合樂之日則天子視學命有司興秩即總祭先聖先師焉秦漢釋奠無文可檢至於魏武則使太常行事自晉宋以降時有親行而學官主祭全無典實且名稱國學樂用軒懸樽俎威儀蓋皆官備在於臣下理不合專況凡在小祀猶皆遣使行禮釋奠既準中祀據理必須禀命今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為初獻祝辭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為亞獻國子博士為終獻其州學刺史為初獻上佐為亞獻博

士為終獻縣學令為初獻丞為亞獻博士既無品秩請主簿及尉通為終獻若有闕並以次差攝州縣釋奠既請各刺史縣令親獻主祭望准祭社同給明衣修附禮令以為永則

邱氏濬曰按此後世國學遣官釋奠之始前此蓋學官自祭也而州縣以守令主祭亦始於此

音樂志皇太子親釋奠樂章五首

迎神用承和亦曰宣和　聖道日用神機不測金石以陳

絃歌載陟爰釋其菜匪馨於稷來顧來享是宗是極

太子行用承和　萬國以貞光上嗣三善茂德表重

輪視膳寢門遵要道高闢崇賢引正人

登歌奠幣用肅和　粵惟上聖有縱自天旁周萬物

俯應千年舊章允著嘉贄孔虔王化兹首儒風是宣

迎俎用雍和　堂獻瑶篚庭敷璆縣禮備其容樂和

其變肅肅親享雍雍執奠明德惟馨蘋蘩可薦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集集𪓰開昭聖列龍

蹲鳯跱肅神儀尊儒敬業宏圖闡緯武經文盛德施

武舞用凱安祠同冬至圜丘　送神用承和詞同迎神

又享孔廟樂章二首太樂舊有此詞不詳所起

迎神　通吳表聖問老探貞三千弟子五百賢人億齡規法萬載祠禋潔誠以祭奏樂迎神

送神　醴溢犧象羞陳俎豆魯壁類聞泗州如覿里校覃福昌筵承佑雅樂清音送神其奏

唐書禮樂志永徽中復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顏

回左丘明以降皆從祀

舊唐書禮儀志高宗顯慶二年七月禮部尚書許敬宗等議依今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又禮記云始立學釋奠於先聖鄭元注云若周公孔子也且周公踐極功比帝王請配成王以孔子為先聖

文獻通考顯慶二年太尉長孫無忌等議曰案新禮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又准貞觀二十一年以孔子為先聖更以左丘明等二十一人與顏回俱配尼父於太

學今據永徽令文改用周公為先聖遂黜孔子為先師
顏回丘明並為從祀謹按禮記云凡學春官釋奠於其
先師鄭玄注曰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先師者若漢禮
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為師者
又禮記曰始立學釋奠於先聖鄭玄注曰若周公孔子
也據禮為定昭然自別聖則非周即孔師則偏善一經
漢魏以來取捨各異顏回夫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迭
為先聖求其節文遞有得失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言

依禮記之明文配康成之奥說正夫子為先聖加衆儒為先師永垂制於後昆革往代之紕繆而今新令不詳制旨輒事刋改遂違明詔但成王幼年周公踐極制禮作樂功比帝王所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六君子又說明王孝道乃述周公嚴配此即姬旦鴻業合同王者祀之儒官就享實貶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拯文喪之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弘聖教於六經闡儒風於千世故孟軻稱生民以來一人而已自漢已降奕葉封侯崇

奉其聖迄於今日胡可降茲上哲俯入先師且丘明之
徒見行其學貶為從祀亦無故事今請改令從詔於義
為允其周公仍依別禮配享武王詔從之
唐書高宗本紀總章元年二月丁巳皇太子釋奠於國
學四月乙卯贈顏回為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
冊府元龜總章元年三月詔曰皇太子弘近因釋菜齒
胄上庠祇事先師馳心近侍仰崇山而景行眷曩哲以
勤懷顯顏曾之特高揚仁義之雙美請申褒贈載甄芳

烈朕嘉其進徳冀以思齊訓誘之方莫斯為尚顔回可贈太子少師曾參可贈太子少保

邱氏濬曰此後世追贈孔門弟子之始而以曽參配享亦始於此

蕙田案曾子配享乃在睿宗太極元年非高宗時也

唐書禮樂志咸亨元年詔州縣皆營孔子廟

唐書睿宗本紀景雲二年八月丁巳皇太子釋奠於國

學

劉子元傳元宗在東宮將親釋奠於國學有司草儀注令從臣皆乘馬著衣冠子元進議曰古者自大夫已上皆乘車而以馬為騑服魏晉已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眄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案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為御史所彈又顏延之

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擐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自皇家撫運沿革隨時至如陵廟廵謁王公冊命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鑾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只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唯知其一而未知其

二也何者褒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韈而升鐙跣以乘鞍非唯不師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可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珮行組鏘鏘弈弈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棨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絓驂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云秘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危冠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臣案此圖是

後人所為非當時所撰且歷代間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疏而兵士有著芒屩者閻立本畫明君入匈奴而歸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屩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為故實者乎由斯而言則梁氏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佩用捨無常況我國家道軼百王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

宜從省廢臣懷此異議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推揚今屬殿下親從齒胄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憚此行所以輒進狂言用申鄙見皇太子手令付外宣行仍編入令以為常式

唐書睿宗紀太極元年至是年八月元宗即位追改為先天元年二月丁巳皇太子釋奠於國學

禮樂志睿宗太極元年加贈顏回太子太師曾參太子太保皆配享

元宗本紀開元七年十一月乙亥皇太子入學齒冑賜陪位官及學生帛

禮樂志開元七年皇太子齒冑於學謁先聖詔宋璟亞獻蘇頲終獻臨享天子思齒冑義乃詔三獻皆用冑子祀先聖如釋奠右散騎常侍褚無量講孝經禮記文王世子篇

文獻通考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瓘奏言京國子監廟堂先聖孔宣父配坐先師顏子今其像見立侍准禮

授坐不立授立不跪況顔子道亞生知才光入室旣當配享其儀見立請據禮文合從坐侍又四科弟子閔子騫等並伏膺儒術親承聖教雖復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祠令何休等二十二賢猶霑從祀豈有升堂入室之子獨不霑配享之餘望請春秋釋奠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七十子者則文翁之壁尚不闕如豈有國庠遂無圖繪請命有司圖形於壁兼為立贊庶敦勸儒風光崇聖烈曾參孝道可崇獨受經於

夫子堂准二十二賢從享詔曰顏子等十哲宜為坐像悉令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為塑像坐於十哲之次因圖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上以顏子亞聖親為製贊書於右仍令當朝文士分為之贊題其壁焉

蕙田案新唐書睿宗時曾子已配享矣觀通考載開元八年之奏新唐書似誤

馬氏端臨曰自禮記釋奠於先聖先師之說鄭康成

釋先師以為如樂有制氏詩有毛公禮有髙堂生書有伏生之類自是後儒言釋奠者本禮記言先師者本鄭氏注唐貞觀時遂以左丘明以下至賈逵二十二人為先師配食孔聖夫聖作之者也師述之者也述夫子之道以親炙言之則莫如十哲七十二賢以傳授言之則莫如子思孟子必是而後可以言先師可以繼先聖今捨是不録而皆取之於釋經之諸儒姑以二十二子言之獨子夏無以議焉左丘明公羊

高穀梁赤猶曰受經於聖人而得其大義至於高堂生以下則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如毛鄭之釋經於名物固為該洽而義理間有差舛至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讖緯則其所學已非聖人之學矣又況戴聖馬融之貪鄙則其素履固當見擯於洙泗今乃俱在侑食之列而高弟子除顏淵之外反不得預李元瓘雖懇言之而僅能升十哲曾子儕於二十二子之列而七十二賢俱不霑享祀葢拘於康

成之注而以專門訓詁為盡得聖道之傳也

蕙田案馬氏此論已為嘉靖間人張本要之是二十二人者雖不盡純然保殘守缺使先聖微言得以不絶之數子之功未始不鉅君子之於人取其大而略其細可也

宗元案經以載道傳經即以傳道原不容分然自顔曾思孟而下已多不能兼之直至宋五子而始合且二十二人又何能及此然抱

殘守缺使遺經不至於遂亡則二十二人不為無功録功則當棄過從祀焉可也配食焉則過矣

邱氏濬曰案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為像云觀李元瓘言顔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

非中土為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為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時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聖祖毅然的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嗚呼盛哉夫國學廟貌非但以為師生瞻仰之所而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夫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

不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代之臣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知非獨名分之乖舛而觀瞻之不雅竊觀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或者若謂既以摶土為之事之以為聖賢一旦毀之以為泥滓似乎不恭竊觀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可考也矧所塑者特具人形耳豈真聖賢之遺貌哉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一毛不類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而

貌之有毫髪不肖似尚非其人况工人隨意信手而為之者哉臣惟文廟之在南京者固已行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重修廟學惜無以此上聞者儻有以聞未必不從今天下郡邑恐其勞民無俟改草惟國學乃天子臨視之所乞遵聖祖之制如儒臣宋訥所云者誠千萬世儒道之幸仰惟我聖祖有大功於世教十數此其一也發揚祖宗之功烈亦聖子神孫繼述之大者

舊唐書禮儀志開元十一年春秋二時釋奠諸州宜依舊用牲牢其屬縣用酒脯而已十九年正月春秋二時社及釋奠天下州縣等停牲牢惟用酒脯永為常式

開元禮皇太子釋奠於孔宣父

齋戒

皇太子散齋三日於別殿致齋二日於正殿前致齋一日典設郎設皇太子幄座於正殿東序及室内俱西向又張帷於前楹下殿若無室張帷為之致齋之日質明諸衛率各

勅所部屯門列仗如常晝漏上水一刻左庶子版奏請中嚴近仗就陳於閤外通事舍人引宫臣文武七品以上袴褶陪位如式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諸侍臣並結珮俱詣閤奉迎左庶子版奏外辦上水三刻皇太子服通天冠絳紗袍結珮以出侍衛如常皇太子即座西向坐侍臣夾侍如常一刻頃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就齋室俯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座入室文武侍臣各還本司直衛者如常典謁引陪位者以次

出凡應享之官散齋三日致齋二日散齋皆於正寢致齋一日於本司一日於享所其無本司者皆於享所 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享羣官監官學官學生等各於本司及學館俱清齋一宿並如別儀國學及齋太公廟將享館司先申享日本司諸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凡應享之官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如別儀無皇太子散齋以下儀

陳設

前享三日典設郎設皇太子便次於廟東西向又設便次於學堂之後隨地之宜守宮設文武侍臣次各於便

次之後文左武右設諸次享官於齋坊之内從享之官於廟東門之外隨地之宜國學設獻官以下次於齋坊太公儀同國學前享二日太樂令設軒懸之樂於廟庭東方西方磬簴起北鐘簴次之北方磬簴起西鐘簴次之設三鎛鐘於編懸之間各依辰位樹路鼓於北懸之間道之左右植建鼓於三隅置柷敔於懸内柷在左敔在右設歌鐘歌磬於廟堂之上前楹間北向磬簴在西鐘簴在東其匏竹者立於堂下階間重行北向相對為首凡懸皆展而懸之諸工人

各位於懸後右校掃除內外又為瘞埳於院內堂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自設軒懸以下國學太公儀並同前享一日奉禮設皇太子位於東陛東南西向國學設三獻位於東門之內道北執事則近南西向北上太公儀同國學又設望瘞位於廟堂東北當埋埳西向望瘞與國學同太公儀並同設亞獻終獻位於皇太子東南執事者各位於後俱重行西向北上國學無亞獻以下儀太公並同設御史位於廟堂之下西南東向令史陪其後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又設奉禮贊者位

於埋塪東北南面東上設協律郎位於廟堂上前楹之間近西東向設太樂位於北懸之間北向自御史位以下與國學同太公儀設從享官七品以上位國學則館官位太公儀設廟官位於樂懸之東當執事西南向監官學官位於樂懸之西當宮官東向國學則設學官位於懸西當館官東向太公廟設廟官位同設學生位於宮官監官學官之後俱重行北上國學學生位於學官館官後有觀者於南門內道左右相對為首太公無學生設門外位為亞獻終獻位於東門之外道南執事位於後每等異位俱北向西上國學設三獻門外位如常

儀太公儀與國學同監官學官位於獻官之東南國學則館官學官位太公儀廟官位從享官位於學官之東俱重行北面以西為上設酒樽之位於廟堂之上先聖犧樽二象樽二山罍二在前楹間北向先師犧樽二象樽二山罍二在先聖酒樽之東俱西上樽皆加勺冪有坫以置爵其先師爵同置於一坫太公及留侯同上洗設於東階東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執樽罍篚冪者各位於樽罍篚冪之後設幣篚二各於樽坫之所典設郎設皇太子座於

學堂之上東壁下西向監司設講榻於北壁下南向又設執讀者位於前楹間當講榻北向守宫設太傅少傅座於皇太子西北南面東上若有令詹事以下坐則設坐於皇太子西南北向東上侍講者座於執讀西北執如意者一人立於侍講之西三館學官非侍講者座於侍講者之西皆北面東上若有上臺三品以上觀講者設座於侍講之北南面東上設論議座於講榻之前近南北面設脱履席於西階之南東向掌儀設版位宫官七品以上東階東南西向北上執經侍講

等於西階西南監官及學官非侍講者於侍講者之後有上臺三品以上觀講者位於執經之北少退重行皆東面北上學生分位於宮官學官之後皆重行北上又設掌儀位於宮官西北贊者二人在南皆西向國學無設皇太子座下至此儀晡後郊社令帥齋郎以樽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升堂者自東階謁者引祭酒司業詣廚視濯溉凡導引者每一曲一逡巡太公儀引三獻視濯溉贊引引御史詣廚省饌具司業以下每事訖各還齋所享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

豆取毛血置於饌所遂烹牲其牲用太牢二正座及先師首俎皆升右胖十一體左丘明以下折分餘體升之國學太公並同未明五刻郊社令帥其屬及廟司各服其服升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東向國學設神座於廟室内西楹間東向太公儀拂神幄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南向西上若前堂不容則又於堂外之東至陳而北東向南上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國學儀其七十二弟子名以其歷代祀先儒篇太公儀無先聖神座以下至此

出宫

前出宫二日本司宣攝内外各供其職守宫設從享宫

官次於東宮朝堂如常其日未明所司依鹵簿陳設於重明門外奉禮設從享宮官位於東宮朝堂如常文武宮臣七品以上依時刻俱集於次各服公服諸衛率各勒所部陳設如式左庶子版奏請中嚴典謁引宮臣各就位諸侍衛官各服其器服左庶子負璽如式俱詣閤奉迎僕進輅車於西閤外南向若須乘輦則聽臨時進止内率一人執刀立於車前北向中允一人在侍臣之前贊者二人在中允之前左庶子版奏外辦僕奮衣而出正立執轡皇太子

著具服遠遊冠乘輿以出左右侍衛如常儀內率前執

繖皇太子升車僕立授綏左庶子以下夾侍如常儀中

允進當車前跪奏稱請發引俛伏興退復位凡中允奏請皆當車前跪奏稱具官臣某言訖俛伏興

車動中允與贊者夾引以出內率夾

車而趨出重明門至侍臣上馬所中允奏稱請車權停

令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庶子以下夾

侍於車前贊者在供奉官人內侍臣上馬畢中允奏稱

請令車右升左庶子前承令退稱令曰諾中允退復位

內率升訖中允奏稱請發引退復位皇太子車動太傅乘車訓導少傅乘車訓從出延喜門不鳴鼓吹從享宮臣乘馬陪從如常儀

饋享

享日未明三刻諸享官各服祭服諸陪祭之官皆公服學生青衿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樽罍及幣犧樽實以醴齊象樽實以盎齊山罍實以清酒齊加明水酒加元酒各實於上樽其幣以白各長一丈八尺太官令帥其屬實諸籩豆簠簋俎等未明二刻奉禮師

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及令史祝史與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階間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辭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罇罍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詣東階升堂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訖引降還齋所國學掃除於下訖引就位謁者引享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學生就門內位太公儀無學生位餘同國學皇太子將至謁者贊引各引享官及從享學官等俱就門外位學生皆入就門內位皇太子至廟門外迴車南向內率

降立於車右左庶子進當車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車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車乘輿之便次侍衛如常郊社令以祝版進皇太子署訖近臣奉出郊社令受各奠於坫國學無皇太子將至以下至此儀太公並同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引享官宮官就門外位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以下就入位國學無謁者以下儀太公同太常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其升堂坐者皆脫履於下降納如常謁者引祭酒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

祭酒再拜訖謁者引祭酒詣東階升堂行掃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引還本位初祭酒行樂懸謁者贊引各引祭官及陪祭之官次入就位國學則謁者引司業太公儀引亞獻皇太子停便次半刻頃率更令於便次門外東向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出便次侍衛如常儀率更令引皇太子至廟東門中允進笏皇太子執笏近侍者從入如常儀皇太子至版位西向立每位定率更令退立於左率更令前啟再拜退復位皇太子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及學生皆再

拜其先拜者不拜率更令前啟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國學初司業行掃除訖謁者贊引各引享官以下學官以上次入就位立定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及學生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謁者進祭酒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無停便次以下儀太公儀亞獻掃除就位至入拜訖謁者白初獻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則奠訖俛伏興鼓柷奏永和之樂以姑洗之均自後堂上接神之樂皆奏姑洗作文舞之舞樂舞三成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率更令前啟再拜退復位皇太子再拜國學無率更下至再拜太公儀並同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及學生皆再拜太祝

各跪取幣於篚立於樽所率更令引皇太子永和之樂作皇太子每行皆作永和之樂國學引祭酒升東階無樂下倣此太公廟謁者引初獻官自東階升左庶子以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皇太子以下皆如之皇太子升堂進先聖神座前西向立樂止太祝以幣授左庶子左庶子奉幣北向進皇太子搢笏受幣每受物搢笏奠訖執笏俛伏興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南吕之均率更令引皇太子進西面跪奠於先聖神座前俛伏興率更令引皇太子少退西向再拜訖率更令引皇太子進先師首座前

向北立又太祝以幣授左庶子左庶子奉幣西向進皇太子受幣率更令引皇太子進北向跪奠於先師首座俛伏興率更令引皇太子少退北向再拜登歌止率更令引皇太子樂作皇太子降自東階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羣官拜訖各奉毛血之豆立東門外於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升自東階太祝迎取於階上進奠於先聖及先師首座前太祝與祝史退立於樽所初皇太子既奠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之外初皇太子

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門奏雍和之樂（自後酌獻皆奏雍和之樂）饌至階樂止祝史各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階以出饌升太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簋簠既奠却其蓋於下）設訖太官令以下降復位太祝還罇所率更令引皇太子詣罍洗樂作皇太子至罍洗樂止左庶子跪取匜盥沃水又左庶子跪取盤盥承水皇太子盥手中允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太子帨手訖中允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於篚興進皇太子受爵左庶子酌

罍水又左庶子奉盤皇太子洗爵中允又授巾皆如初皇太子拭爵訖左庶子奠盤匜中允受巾奠於篚皆如常率更令引皇太子樂作皇太子升自東階樂止詣先聖酒樽所執樽者舉冪左庶子贊酌醴齊訖樂作率更令引皇太子進先聖神座前西向跪奠爵俛伏興率更令引皇太子少退西向立樂止太祝持板進於神座之右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皇太子某國學則云開元神武皇帝謹遣祭酒某封姓名下同太公儀云謹遣某官某封敢昭告於先聖

孔宣父惟夫子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教餘烈遺風千載是仰俾兹末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祇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先師顔子等配座尚饗訖興太公祝云爰定六韜載成七徳功業昭著生靈攸仰俾兹末學克奉舊章謹以張留侯等配皇太子再拜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樽所皇太子拜訖樂止率更令引皇太子詣先師酒樽所執樽者舉冪左庶子取爵於坫進太子受爵左庶子贊酌醴齊樂作率更令引皇太子進先師首座

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率更令引皇太子少退北向立

樂止皇太子既奠首座爵餘座皆齋郎助奠引相次而畢其亞獻終獻齋郎助奠亦如之太祝持

板進於先師神座之左西面跪讀祝文曰某年歲次月

朔日子皇太子某敢昭告於先師顏子等七十二賢爰

以仲春仲秋率遵故實敬修釋奠於先聖孔宣父惟子等

或服膺聖教德冠四科或光闡儒風貽範千載謹以制

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饗訖興齊大公配座張留侯等祝云惟子等宣揚武教光贊韜鈐大濟生靈貽範千載云云皇太子再拜初讀

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板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太子
拜訖樂止率更令引皇太子詣東序西向樂作太祝各
以爵酌上罇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授左庶子左
庶子舉爵北向進皇太子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
興太祝各帥齋郎進爼太祝跪減先聖及先師首座前
三牲胙肉皆取前脚第一骨加於爼又以籩豆取稷黍飯興以
胙肉各共置一爼上又以飯共置一籩太祝以飯籩授
左庶子左庶子奉飯北向進皇太子受以授左右太祝

又以爼授左庶子左庶子以次奉進皇太子每受以授左右訖皇太子跪取爵遂飲卒爵左庶子進受爵以授太祝太祝受爵復於坫皇太子俛伏興再拜樂止率更令引皇太子樂作皇太子降自東階還板位西向立樂止文舞出鼓柷作舒和之樂出訖戛敔樂止武舞入鼓柷作舒和之樂立定戛敔樂止初皇太子將復位謁者引國子祭酒國學謁者引司業下做此太公儀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訖謁者引祭酒升自東階詣先聖酒樽所執爵者舉冪祭

酒酌盎齊訖武舞作謁者引祭酒進先聖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謁者引祭酒少退西向再拜謁者引祭酒詣先師酒樽所取爵於坫執樽者舉冪祭酒酌盎齊謁者引祭酒進先師首座前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祭酒少退北向再拜訖謁者引祭酒詣東序西向立太祝各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祭酒之左北向立祭酒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祭酒興再拜謁者引祭酒降復位初祭酒獻將畢謁

者引司業國學謁者引博士下徹此太公儀引終獻罍洗洗訖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謁者引司業降復位武舞止太祝等各進跪徹豆興還罇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及學生皆再拜已飲福者不拜永和之樂作率更令前啟再拜退復位皇太子再拜國學無率更令至再拜太公儀同國學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及學生皆再拜樂一成止率更令前啟請就望瘞位率更令引皇太子就望瘞位西向立國學謁者引祭酒太公儀引初獻奉禮帥贊者轉就瘞

壝東北向初在位者將拜大祝各執篚進神座前跪以篚取幣降自西階詣瘞壝以幣置於壝訖奉禮曰可瘞壝東西廂各四人寘土半壝率更令前啟禮畢國學太公儀進初獻之左白云率更令引皇太子出門還便次樂作國學謁者遂引祭酒出無率更令下至樂作太公儀同皇太子出門樂止中允進受笏侍衛如常儀國學無皇太子出門等儀太公儀同謁者贊引各引亞獻以下以次出初白禮畢奉禮帥贊者還本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

訖贊引引出學生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齋坊

諸州釋奠於孔宣父縣釋奠附

前享三日刺史縣則縣令下倣此散齋於別寢二日致齋於廳事一日亞獻以下應享之官散齋二日各於正寢致齋一日於享所上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若刺史上佐有故並以次差攝博士有故取參軍以上攝縣丞為亞獻及簿尉通為終獻縣令有故並以次差充當縣闕則差比縣及州官替充其日助教及諸學生皆清齋於學館一宿前享二日本司掃除內外又為瘞埳於院內堂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階

本司設刺史以下次於門外隨地之宜前享一日晡後本司帥其屬守門本司設三獻位於東階東南每等異位俱西面設掌事位於三獻東南西面北上設望瘞位於堂上之東北當瘞埳西向設助教位縣學官位下倣此於西階西南掌事學生位於助教之後俱東面北上設贊唱者位於三獻西南西面北上又設贊唱位於瘞埳東北南向東上設三獻門外位於道東每等異位俱西面掌事位於終獻之後北上祭器之數與祭社同掌事者以

罇坫升設於堂上前楹間北向先聖之罇在西先師之罇在東俱西上皆加勺冪先聖爵一配座爵四各置於坫設幣篚於罇所設洗直東榮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加勺冪篚在洗西南肆實爵三巾二於篚加冪執罇罍洗篚者各位於罇罍洗之後享日未明烹牲於厨夙興掌饌者實祭器其實與祭社同本司帥掌事者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東向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南向席皆以莞質明諸享官各服祭服助教儒服學生青

衿服本司帥掌事者入實罇罍及幣每座罇二一實玄酒為上一實醴齊次之禮神之幣用帛各長丈八尺祝版各置於坫贊唱者先入就位祝二人與執罇罍篚者入立於庭重行北面西上立定贊唱者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執罇罍篚者各就位祝升自東階行掃除訖降自東階各還齋所刺史將至贊禮者引享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助教學生並入就門內位刺史至參軍事引之次縣令贊禮者引下倣此贊唱者先入就位祝入升自東階各立於罇後刺史停於次少頃服祭服出

次參軍事引刺史入就位西向立參軍事退位立於左贊禮者引享官以下次入就位（凡導引者每曲一逡巡）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刺史以下皆再拜參軍事少進刺史之左北面白請行事退復位祝俱跪取幣於篚興各立於罇所（凡取物者皆跪伏取以興奠則奠訖俛伏而後興）本司師執饌者奉饌陳於門外參軍事引刺史升自東階進先聖神座前西向立祝以幣北向授刺史受幣參軍事引刺史進西向跪奠於先聖神座前興少退西向再拜訖參軍事引刺史當先師神座前北向立又

祝以幣西向授刺史受幣參軍事引刺史進北向跪奠於先師神座前興少退北向再拜參軍引刺史降復位本司引饌入升自東階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籩豆簠簋乃升簠簋既奠却其蓋於下籩居右豆居左簠簋居其間羊豕二俎横而重於右腊特陳於右設訖本司與執饌者降出祝還罇所參軍事引刺史詣罍洗執罍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盤興承水刺史盥手執篚者跪取巾於篚興進刺史帨手訖執篚者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興以進刺史受爵執罍者酌水刺史洗爵執篚者又跪取巾於篚興進刺

史拭爵訖受巾跪奠於篚奉槃者跪奠盤興參軍事引刺史升自東階詣先聖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先聖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刺史縣令下倣此具官姓名敢昭告于先聖孔宣父惟夫子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教餘烈遺風千載是仰俾兹來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祗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先師顔子配

尚饗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詣先師酒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先師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少退北向立持祝版進於神座之左西向跪讀祝文曰敢昭告于先師顔子爰以仲春仲秋率遵故實敬修釋奠於先師顔子惟子庶幾具體德冠四科服道聖門實臻壼奥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饗祝興刺史再拜訖參軍事引祝進跪奠

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詣東序西向立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一爵進刺史之左北面立刺史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祝各帥執饌者進俎跪減先師神座前胙肉各取前脚第二骨共置一俎上又以籩取稷黍飯共置一籩祝興先以飯進刺史受以授執饌者刺史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坫刺史興再拜參軍事引刺史降復位初刺史獻將畢贊禮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獻飲

福如刺史之儀唯不讀祝文亦不受胙訖降復位亞獻畢贊禮者引終獻詣罍洗盥洗升獻如亞獻之儀訖復位自此下至燔祝版如祭社儀唯祝取幣降西階為異

舊唐書禮儀志二十六年正月勑諸州鄉貢見訖令引就國子監謁先師學官為之開講質問疑義有司設食弘文崇文兩館學生及監內得舉人亦聽預焉其日祀先聖已下如釋奠之禮青宮五品以下及朝集使就監觀禮遂為常式

二十七年制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孰能發揮此道啓廸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於今受其賜不其猗歟於戲楚王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纔列陪臣棲遲旅人國可知矣年祀寖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為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朕以薄德祗膺寶命思闡文明光被華夏時則異於今古情

每重於師資既行其教合旌厥德爰申盛禮載表徽猷夫子既稱先聖可追謚為文宣王宜令三公持節冊命應緣冊及祭所司速擇日併撰儀注進其文宣陵併舊宅立廟量加人灑掃用展誠敬其後嗣可為文宣公至如辨方正位著自禮經苟非得所何以示則昔緣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坐豈宜依舊宜補其墜典永作成式自今已後兩京國子監夫子皆南面坐十哲等東西列侍天下諸州亦准此且門人三千皆稱十哲

包夫衆美實越等夷暢元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寵賢明顔子既云亞聖須優其秩可贈兖公閔子騫可贈費侯冉伯牛可贈鄆侯冉仲弓可贈薛侯冉子有可贈徐侯仲子路可贈衛侯宰子我可贈齊侯端木子貢可贈黎侯言子游可贈吴侯卜子夏可贈魏侯又孔子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十之數不載四科之目頃雖異於十哲終或殊於等倫久稽先旨俾循舊位庶乎禮得其序人焉式瞻宗洙泗之丕烈重膠庠之雅

範又贈曾參顓孫師等六十七人皆為伯於是正宣父坐於南面内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遣尚書左丞相裴耀卿就國子廟冊贈文宣王冊畢所司奠祭亦如釋奠之儀公卿以下預觀禮又遣太子少保崔琳就東都廟以行冊禮自是始用宮懸之樂春秋二仲上丁令三公攝行事

唐書禮樂志開元二十七年詔夫子既稱先聖可謚曰文宣王遣三公持節冊命以其嗣為文宣公任州長史

代代勿絶先時孔廟以周公南面而夫子坐西墉下貞觀中廢周公祭而夫子位未改至是二京國子監天下州縣夫子始皆南向以顔淵配贈諸弟子爵公侯子淵兖公子騫費侯伯牛鄆侯仲弓薛侯子有徐侯子路衛侯子我齊侯子貢黎侯子游吳侯子夏魏侯又贈曾參以降六十七人參成伯顓孫師陳伯澹臺滅明江伯宓子賤單伯原憲原伯公冶長莒伯南宫适郯伯公晳哀郕伯曾點宿伯顔路杞伯商瞿蒙伯高柴共伯漆雕開

滕伯公伯寮任伯司馬牛向伯樊遲樊伯有若卞伯公
西赤邵伯巫馬期鄫伯梁鱣梁伯顔辛蕭伯冉儒郜伯
曹卹豐伯伯虔鄒伯公孫龍黄伯冉季産東平伯秦子
南少梁伯漆雕斂武城伯顔子驕瑯琊伯漆雕徒父須
句伯壤駟赤北徵伯商澤睢陽伯石作蜀郈邑伯任不
齊任城伯公夏首亢父伯公良孺東牟伯后處營丘伯
秦開彭衙伯奚容蒧下邳伯公肩定新田伯顔襄臨沂
伯鄡單銅鞮伯句井疆淇伯罕父黑乘丘伯秦商上洛

伯申黨名陵伯公祖子之朞思伯榮子旗雩婁伯縣城鉅野伯左人郢臨淄伯燕伋漁陽伯鄭子徒滎陽伯秦非汧陽伯施常乘氏伯顔噲朱虛伯步叔乘淳于伯顔之僕東武伯原亢籍萊蕪伯樂欬昌平伯廉潔莒父伯顔何開陽伯叔仲會瑕丘伯狄黑臨濟伯邽巽平陸伯孔忠汶陽伯公西輿如重丘伯公西蒧祝阿伯於是二京之祭牲太牢樂宮懸舞六佾矣州縣之牲以少牢而無樂

文獻通考又勅兩京及兖州舊宅廟像宜改服衮冕其諸州及縣廟宇既小但移南面不須改衣服

馬氏端臨曰孔子弟子姓名之可考者史記家語所載併十哲共七十七人內公伯寮秦商鄡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三人唐贈典見禮樂志及唐會要所載並七十七人獨杜氏通典所載則除十哲外自計七十三人係增入蘧瑗林放陳亢申棖琴牢琴張六人若以為七十二賢在十哲之外則史記

家語所載少五人通典所載多一人然太史公作仲尼弟子傳序言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又史稱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及反魯伯玉使人至孔子禮其使而稱以夫子則尊之者如此然則瑗雖賢蓋非門弟子之列也

姚氏燧曰杜預春秋傳敘曰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

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斯言為獲聖人之心而後世王之堯舜二帝也宰我以夫子遠賢於堯舜何王之不可居然後世天子之子有功之臣皆曰王以孔子之聖卒下比爵於其臣子誠不知其可也

邱氏濬曰此孔子封王弟子封公侯之始夫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為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為宣父又謂為宣尼至是又加文與宣為謚然文之為言謚法有

所謂經緯天地者也孔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謚之固亦幾矣若夫宣之為宣謚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況唐末加聖人是謚之前而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之數人者固先有此謚矣天生聖人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誄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稱汙下之見何足以為吾聖人之輕重哉

中春中秋釋奠於文宣王武成王皆以上丁上戊國學以祭酒司業博士三獻樂以軒縣前享一日奉禮郎設三獻位於東門之内道北執事位於道南皆西向北上學官館官位於懸東當執事西南西向學生位於館官之後皆重行北上觀者位於南門之内道之左右重行北面相對為首設三獻門外位於東門之外道南執事位於其後每等異位北向西上館官學官位於三獻東南北向西上設先聖神座於廟室内西楹間東向先師

於先聖東北南向其餘弟子及二十一賢以次東陳南向西上其餘皆如常祀

開元二十八年詔春秋二仲上丁以三公攝事若會大祀則用仲丁州縣之祭上丁

唐李觀天寶十年祭文於皇夫子之道之德與天地周旋與日月合明乃聖乃神炳乎典謨惟王者得之以事神使民庶人得之以不失其死生諸侯得之以事天子卿大夫得之以保禄位怨笑不及其身四時

得之而序行天下得之而大同然則天地神人之事昭乎夫子之道之德也至矣何小子之所竊歎焉斯歎也其惟來學乎其惟乞靈乎曰某不敢然也且夫禮樂浹於明夫子之善道也斯可謂以學矣鬼神瞰於幽夫子之明靈也斯可謂以敬矣孰敢捨道而來學黷敬而乞靈者乎於是再拜而起徊翔而觀章施足徵像設無喧我廟俎豆我王衣冠夫子得之亦無愧焉七十之徒亦公亦侯外如君臣内實討論烝烝

小子思得其門夫子聖人天錫元精其未生也若超然神遊與兩氣俱存其既生也遇三季之會飄颻湮淪絃歌之音拊而不和仁義之圖卷而靡陳及相魯而有喜色去宋而曰桓魋其如予何聖人之窮乃有如是耶噫俾夫子生於堯之代堯必後舜而先夫子生於舜之代舜必先夫子而後禹聖人得時化可知也如舜禹生於夫子之年則不過守於田畝安有夫子之教垂於無窮若今日之澶漫者乎惟夫子生實

陪臣没乃王爵有聖德也惟紂生實殷辟死曰獨夫有逆德也惟爵謚在德惟德有聖有逆惟聖逆在人不在於尊嗚呼夫子聖人之極歟鳳鳥不至無其時也秦人焚書文之衰也帝唐爵王德之興也惟夫子之德洎唐之德永而能安古而更新降康下民寘有烈光訖無間然小子冲冲慄慄拜奠而出匪作匪述上元元年肅宗以歲旱罷中小祠而文宣之祭至仲秋猶祀之於太學

舊唐書代宗本紀永泰二年二月丁酉釋奠於國學賜宰臣百官飱錢　八月丁亥國子監釋奠復用牲牢上元二年詔諸祠獻熟至是魚朝恩請復舊制

禮儀志永泰二年二月上丁釋奠蕭昕奏諸宰相元載杜鴻漸李抱玉及常參官六軍軍將就國子學就講論賜錢五百貫令京兆尹黎幹造食集諸儒道僧質問竟日此禮久廢一朝能舉八月國子學成四日釋奠宰相常參官軍將盡會於講堂京兆府置食講論軍容使魚

朝恩說易又於講論堂畫周易鏡圖

自至德二年收兩京惟元正含元殿受朝賀設宮懸之樂雖郊廟大祭祇有登歌樂亦無文武二舞其時軍容使魚朝恩知監事廟廷乃具宮懸之學於講堂前又有教坊樂府雜伎竟日而罷

冊府元龜大歷三年八月丁未釋奠於文宣王廟禮畢內侍魚朝恩及宰臣文武百官咸詣國子監觀講論有司陳饌詔遣中使賜酒及三勸奬四月丁未釋奠於文

宣王許百僚詣國學觀講論

貞元二年二月丁卯有司釋奠於文宣王廟自宰臣以下畢集於國學學官升講座陳五經大旨先聖之道

唐書禮樂志貞元九年季冬貢舉人謁先師日與親享廟同有司言上丁釋奠與大祠同即用仲丁乃更用日謁於學

歸崇敬傳崇敬議每年春秋二時釋奠文宣王祝版御署訖北面揖臣以為禮太重謹按大戴禮師尚父

授周武王丹書武王東面而立今署祝版伏請準武王東面之禮輕重庶得其中

文獻通考憲宗時夔州刺史劉禹錫常歎天下學校廢乃奏記宰相曰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鬱湮不揚非天不生材也是不耕而歎廪庾之無餘可乎貞觀時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今室廬圮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貲以給之也凡學官春秋釋奠於先師斯止

辟雍頖宮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
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漢初羣臣起屠販故
孝惠高后間署原廟於郡國逮元帝時韋玄成遂議
罷之夫子孫尚不敢違禮饗其祖况後學師先聖道
而欲違之傳曰祭不欲數又曰祭神如神在與其煩
於薦饗孰若行其教令教令頽靡而以非禮之祀媚
之儒者所宜疾竊觀歷代無有是事武德初詔國學
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修孔子廟兖州後

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其佗如立社玄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為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著為令遂無有非之者今䕫四縣歲釋奠費十六萬舉天下州縣歲費凡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飴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牲牢衣幣春秋祭如開元時籍其資半畀所隸州使增學校舉半歸太學猶不下萬計可以營學室具器用豐饌食

增掌故以備使令儒官各加稍食州縣進士皆立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可復當時不用其言

韓愈處州孔子廟碑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為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

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為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為顔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元等數十人皆圖之壁

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為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與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

唐書曹華傳華惡沂地褊請治兖許之自李正己盜齊魯俗益汙鶩華下令曰鄒魯禮義鄉不可忘本乃身見儒士春秋祀孔子祠立學官講誦斥家貲佐贍

給民乃知教

皮日休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嗚呼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萬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於吾唐乃冊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於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於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

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至乎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倘死者可作其至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之道口吐聖人之言行如顔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吾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醨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為文或援縱横以為理或作詞賦以為雅文中子之道曠百祀而

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禆造化補時政繄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如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以日休度之設使公生於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然國家以二十一賢者代用其書垂於國冑並配饗於孔聖廟堂者其為典禮大矣美矣苟以大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

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反不得在二十一賢之列者則典禮未為備也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玆以後天下以文化者未必不由夫是也

右唐

五代會要後唐長興元年尚書比部員外郎知制誥崔棁奏臣伏見開元五年勑每年貢舉人見訖宜引就國子監謁先聖先師學者謂之開講質疑義所司設食其

監內得舉人亦准此例其日清晨官五品已上併朝集使並往觀禮永為常式自經多故其禮久廢請再舉行從之

文獻通考長興三年國子博士蔡同文奏伏見每年春秋二仲月上丁釋奠於文宣王以兖公顏子配座以閔子騫等為上哲排祭奠其有七十二賢圖形於四壁面前皆無酒脯自今後乞准本朝舊規文宣王四壁諸英賢畫像前面請各設一豆一爵祠饗中書帖太常禮院

檢討禮例分析申者今禮院檢郊祀録釋奠文宣王並
中祠例祭以少牢具配坐十哲見今行釋奠之禮伏自
喪亂以來廢祭四壁英賢今准帖為國子博士蔡同文
所奏文宣王四壁諸英賢各設一豆一爵祀享當司詳
郊祀録文宣王從祀諸座各籩二實以栗黄牛脯豆二
實以葵菹鹿醢簠簋各一實以黍稷飯酒爵一禮文所
設祭器無一豆一爵之儀者奉敕其文宣王廟四壁英
賢自此每釋奠宜准郊祀録各陳脯醢等物以祭

右五代

五禮通考卷一百十七